

雪山存照

■周紫琪



沈宇铭 绘

随着海拔持续升高，空气愈发稀薄。翻越一处海拔约 4000 米的达坂时，强烈的高原反应骤然袭来，我顿时感到胸闷气短、头痛脑涨，呼吸格外费力。

车辆行至公路尽头，剩余的山路只能徒步前行。碎石硌得脚掌生疼，寒风裹挟着雪沫钻进我的衣领，让我浑身冰凉。我一步一步踏雪向前。翻过陡坡、穿过山坳，我终于看见营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，看见风雪之中，静静等候我的父亲。阔别许久的相见，让这一路的疲惫瞬间化作满心温热。

经过几日的休整适应，我的高原反应渐渐缓解。初次抵达边关、站在茫茫高原，我分不清此前父亲寄来照片里的是哪一座山峰。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笑着告诉我，等他腾出时间，就能带我去拍照地点，圆我的心愿。

那天，我们父女二人并肩出发，沿着营区后方的巡线小路缓步前行。沿途可见矗立在山崖上的信号铁塔。这些沉默的设施，与深埋地下的通信光缆，串联起高原的通信脉络，也是父亲和战友日夜守护的职责所在。徒步近 1 个小时，一座棱角分明的雪山豁然出现在眼前，流云缠绕山腰，壮阔苍茫，与那张照片背景里的山一模一样。

父亲驻足凝望巍峨雪峰，缓缓讲起了戍边往事。山风拂动他的衣角，他的语气中艰难摸索断点，一点点刨开厚雪、清理管线、熔接线路。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抢修，直至山间通信全面恢复稳定，他们才踏着厚厚的积雪返程。此时，每个人的睫毛、帽檐、肩头，都结满

走近红山河

■马 璟 聂雨衡

起早贪黑，奋战在抢修一线，用了 1 个月才把光缆修好。那段时间，姬苗苗联系不到张金海，担心吃得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直到那个熟悉的号码在手机上再次亮起，她积攒多日的紧张、不安才终于得到释放。

汽车途经海拔 5100 多米的奇台达坂时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刮来一片乌云，紧接着下起了冰雹，砸在车上噼里啪啦地响。不一会儿，车子前挡风玻璃就起了一层冰霜。

汽车翻山越岭终于抵达目的地——红山河机务站。连队官兵早已列队整齐，准备迎接前来探亲的军嫂。“苗苗，你一路辛苦了！”张金海为妻子献上洁白的哈达。亲眼看到丈夫和连队官兵驻扎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，姬苗苗一时间眼眶中泛起了泪花。

下车走了十几步，姬苗苗就感觉呼吸困难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张金海见状，赶紧扶住姬苗苗。两个孩子一开始还活蹦乱跳，此刻也有些蔫了。连队官兵赶紧抱起两个孩子，把他们送回房间。

屋外寒风呼啸，房间里温暖如春。吃过晚餐，姬苗苗和孩子们终于安稳地进入了梦乡。

次日上午，在征得上级同意后，张金海带领家人走上巡线路。路上，连长张小强告诉两个孩子，有一年深夜，时任副连长的师帅带着光缆分队抢修光缆，张金海也在其中。路上，驾驶员发现汽车水箱被冻坏，车子不能正常发动。师帅多次尝试着拨打机务站电话，却始终拨不通，沿途也没有车辆经过。不远处，狼的叫声由远及近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大家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，干耗下去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

最终，师帅决定就地生火。熊熊火焰驱赶了狼群，也给黑夜添了几分暖意。

破晓时分，不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声。原来，分队出发后一直没回来，连长不放心，急忙带队赶来。

“解放军叔叔们太厉害了！”孩子们

听了这个故事，眼睛亮得像高原的星星。姬苗苗知道，这样的凶险经历肯定不止一次发生，她心疼地望着坐在旁边的丈夫。感受到妻子的目光，张金海轻轻拍了拍她的手。

高原的天蓝得没有一丝杂质，松木希错湖像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雪域之巅。巡线完毕，一家人在湖畔散步。“苗苗，你辛苦了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这些年我也不是没考虑过下山，但对于机务站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。”张金海说着，将姬苗苗拥入怀中。“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带孩子辛苦，有时还对你发脾气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也很不容易……”一阵风吹来，湖面波光粼粼，一家四口的倒影随之摇曳。

由于高原反应，姬苗苗和孩子们在高原待了一周就要启程回家了。临行时，孩子们与机务站官兵一一告别。他们的脸上还带着稚气，声音却透着坚定：“长大以后，我们也要成为像叔叔一样的人！”

家庭秀

想把我的心声唱给你听
唱出心中所有的欢喜
我弹奏的每一个音符
都含着对你的思念
轻轻拨动心弦
谱出爱的交响曲
亲爱的人啊
请聆听我的心声
你是否知道
我的爱
如此执着
又如此浓烈

单文浩 配文

定格

图为新疆军区某部下士王兴森在营区与妻子共度闲暇时光。 范 祥 摄

家 风

我家的第一块“军属光荣”牌是 1973 年挂起来的。那年冬天，叔叔穿上军装后，全家人像过年一样高兴。叔叔出发那天，我跟着爷爷奶奶送他到公社。公社大院人头攒动，几辆带篷布的汽车停在大门口。叔叔上车后，我和夹道欢迎的人们一起招手，目送他踏上从军的道路。

快到元旦的时候，大队敲锣打鼓送来了一块写着“军属光荣”的牌子。牌子用一块矩形铁皮做成，其中一面喷了黄色的油漆，“军属光荣”几个红色的大字写得非常工整。和牌子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张印有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照的年画，一封县里写来的慰问信。那时，我们家住的是土坯墙的小草房。奶奶将年画贴在正屋最平整的一面墙上，低矮的屋子里顿觉敞亮许多。

奶奶贴年画的时候，爷爷就在屋外挂“军属光荣”牌。牌子上方边缘预留了两个钉钉子的小孔，但土坯墙钉不紧钉子，爷爷折腾了好一会儿也没钉上。后来，我父亲用斧子砍了两段树枝，将树枝的一端削尖钉在土坯墙上，然后把两颗钉子钉在树枝的另一端，这才把“军属光荣”牌稳稳挂在门口。

自从叔叔当兵后，来我们家串门的人多了起来。低矮的屋子里坐不下，大家就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下。我那时上小学三年级，每逢有人问起叔叔的情况，奶奶就找出叔叔写给家里的信，让我一字一句念给他们听。有时，她还把县里印发的慰问信交给我念一遍。我觉得自己派上了很大的用场，为家里有一个当兵的叔叔感到自豪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也萌发了参军的愿望，常常跟奶奶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去当兵！”

1981 年冬天，我终于实现愿望，穿上了渴望已久的绿军装。已经退伍的叔叔一个劲儿地给我传授经验，让我到部队勤快些，好好干，千万不要偷懒。1990 年春天，我的一个弟弟也参军入伍。这时候，家里已经盖起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。“军属光荣”牌在青砖红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眼，成为院子里一道风景。

到了 2013 年，我的两个侄子又先后入伍。他们的“军属光荣”牌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，工艺上精美了许多。更重要的是，迎接这两块牌子的是两座小楼房，白色的瓷砖与金色的牌子交相辉映，显得非常醒目，常吸引一些从门前经过的路人抬头仰望。

一块“军属光荣”牌，见证了我住房由小草房到大瓦房，再到小楼房的变迁，也见证了新农村建设的美丽图景。

我参军入伍后，村干部不止一次对我父母说，优待军属是村里的传统，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，村里能解决的都会尽量解决。这期间，爷爷奶奶从生病住

我家门口的光荣牌

■张长春

院到先后去世，家中困难不能说没有，但父母从没有向村里开过一次口，也从没提过任何条件。母亲常说：“人家越是对咱们好，咱们越要自觉，越不能给村里添麻烦。”当时，村里有一台拖拉机，用它耕地的人家，按亩数收费。爷爷住院那一年，村干部表示，今年你们家困难，耕地费就免了，算是优待军属。父亲却说：“军属不止我们一家，我不能开这个先例。”随后，他硬是把耕地费一分不少地交到村委。

我入伍到工程兵部队后，驻守山沟的寂寞和施工的苦累曾一度让我彷徨。母亲在我写的家信中觉察到我思想的波动，就回信劝我：“好男儿四海为家，不吃苦、不历练成不了才。”她还用自己当年去青海支边的经历教育我。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：“那块‘军属光荣’牌我还想多挂几年哩！”正是这句话，给了我鼓舞和力量。后来，我入了党、提了干，还多次立功受奖。

记得当年，叔叔参军入伍后多次立功受奖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的弟弟和两个侄子入伍后，也都为家里的“军属光荣”牌争了不少光。

一块“军属光荣”牌不仅彰显着军属的荣耀，鞭策军人家庭保持良好家风，更承载着军人的使命，书写着军人的情怀与荣光。

相册时光

■张国政

念 亲 恩

屋里台灯泛着柔和的光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帮母亲把旧手机里的照片导入新手机。接好数据线，屏幕上的进度条一点一点向前挪动。母亲坐在我身旁，身子微微倾过来，隔上一会儿便低声问我：“都导过去了吗，会不会漏掉哪一张？”我告诉她：“放心，不会漏。”可没过几分钟，她又问一遍。

等待的时间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指一页一页划过照片。看着看着，我的动作不由得慢下来。文件夹里的几百张照片，很少有风景或是她自己，几乎全是我的模样。有的是我入伍前拍的，有的是我休假在家的照片。

我抬眼望向她，母亲略有些局促地笑笑：“没什么，就是随手存着。”我知道，母亲的“随手”，绝非一日两日。

书桌的抽屉里，还放着一本纸质老相册。封面早已褪去原本鲜亮的颜色，边角被反复摩挲，变得柔和圆润。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我从幼年开始的照片。

儿时每次生日前，母亲总要带我去照相馆，拍一张照片。

刚学会走路那年，我攥着一只塑料皮球，站在背景布前怯生生地望着镜头；上小学时，我胸前系着崭新的红领巾，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；升入中学后，我的身形渐渐拔高，眉宇间多了几分少年的青涩。一年一张，一页一页，时光就这么被定格在相纸上。当年拍照时我只顾着嬉闹，从未细细体会，每一张照片背后，都是母亲不愿错过我每一步成长的心意。

大一结束的那个夏天，蝉鸣聒噪，热浪翻涌。我报了名参军，顺利完成体检、政审。入伍离家的前夜，母亲坐在书桌前，一遍遍翻看那本厚厚的相册，指尖缓缓抚过一张张相纸。她鬓角零星的白发，在灯光下格外明显。我站在门口看着她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后来，我每次休假归乡，短暂的团聚，母亲总格外珍惜。她自己不爱拍照，却总是把我的照片用心珍藏。平日闲暇时，母亲常常翻看相册，通过一张张照片感受我远在他乡的点滴日常。那些定格的一瞬间，成了她漫长等待里一份温暖的慰藉。

手机上的进度条终于走到末尾。我拔掉数据线，一页页核对新手机里的相册，确认照片是否都已保存好。母亲又凑过来，轻声再问一遍：“真的全部导过来了？”我点点头，把手机交还到她手中。她捧着手机，低头又划了几下屏幕查看，才彻底放下心来，脸上露出踏实的笑容。

一张张照片，存着我少年的天真与戎装下的成熟。那些保存在相册里的画面，承载着母亲深深的惦念。这份惦念，随岁月流淌，温暖绵长，常伴我左右。

